

刍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特点与局限

黄婷婷, 姜 梦

(皖南医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 西方文论自 80 年代大量输入我国后对我国文学批评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大开拓了我们的视野。

本文梳理了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特性, 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 并对其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 西方文论; 特性;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 I 10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3-0085-04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in 20th Century

HUANG Ting-ting, JIANG Meng

(Wannan Medical College,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into China since 1980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China's literary critical academia and broaden our horizon great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aly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rethinking of them.

Key words: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characteristics; disadvantages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中国便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文论。不得不承认, 西方文论的大规模输入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 同时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也带来了很大的启发。然而, 国内学者对这些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缺乏理性的批判精神, 总体来看对其顶礼膜拜有余而理性分析不足。鉴于此, 本文在梳理西方文论的基本逻辑起点、生成模式、哲学依托等基础上重新审视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特性、局限并对其进行反思, 以期能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一、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特点

古希腊是西方古代文论的故乡, 它的总称为“诗学”。“古希腊的文学全部以诗的面貌呈现, 抒情诗、史诗、戏剧诗是其三大文体, 因而关于文学理论的总称便称为‘诗学’”^[1]。总体来看, 与其他人文学科类似, 西方文学理论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都比较缓慢, 这与历史上经济与社会发展缓慢有很大关联。一般来说, 20 世纪西方文论也被称作现代西方文论, 它们可以从俄国形式

收稿日期: 2013-04-09

作者简介: 黄婷婷(1983-), 女, 安徽池州人, 皖南医学院英语教研室助教,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及西方文论。

主义文论算起。20世纪西方文论不仅与西方古代文论有着重大区别,也与中国文论有着巨大差异。

20世纪西方文论的特性之一在于其系统性。与古代西方文论相比,20世纪西方文论逐渐抛弃了古代印象式批评的模式转而走向系统化甚至科学化。正如王宁教授指出:“20世纪以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大多注重直觉印象,通过个人主观阅读体验来评判一部作品的价值,浪漫主义文论的勃兴更是使这种理论模式达到顶峰。可以说,批评家对一部作品的基本感悟和印象大概可以成为他对该作品的价值判断,例如审美的、历史的、道德的、社会的等价值。然而,这种批评模式的弊端在于主观随意性太强,或者按照形式主义批评家的话来讲就是‘科学性’不够”^[2]。作为人文学科的20世纪西方文论大多试图建立一种系统的文学批评和分析模式,来摆脱古典的主观、印象、个人化、感悟式的文学批评研究模式。在这一点上,不论是形式主义文论、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还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都是相同的。与古代西方文论不同的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创立者大多是专门从事文学批评或者与之相关的专业人士,这与文学批评在古代只是作为文学家饭后茶语的评论有着很大区别。充足的时间和文学批评家的主体意识觉醒为文论的系统性创造了客观和主观条件。另外,20世纪学术研究的系统化、学院化以及客观化也推动了理论家对系统性的要求。

其次,20世纪西方文论还具有排他性。20世纪西方某种文论流派的兴起往往以取代已经存在的某个或者几个流派为主要目标。新批评的崛起试图完全推翻传统的以作家、考证、社会环境等外在条件的批评模式。新批评实践强调作品文本的“封闭性”和“自足性”,提倡从文本的“内部”如音节、歧义、韵律等进行分析,反对从文本的外部因素如作品作者、时代、社会环境、道德等角度进行考察。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应该从文本的解读中找寻出作者内心隐藏的欲望,尤其是原始性冲动,并且将文学创作纯粹视为欲望的体现和释放,完全忽视文学作品的审美因素以及其

他创作动机。接受美学鼓励读者去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和分析力,用自己的观点去诠释一部文学作品,拒绝考察作者的创作意图。解构主义试图消解作品的意义,尤其是颠覆传统经典的地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20世纪西方文论之间互为贬斥,各不相容,每种流派都宣称自己的分析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都试图确立霸主地位,排斥其他流派。

艰深、晦涩难懂也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特性之一。翻开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著作我们会发现里面充斥着大量陌生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学术名词,且著作思路大多繁杂、语言表述晦涩难懂。尤其是60年代以来,文论的语言几乎成了密码,其艰深、晦涩、难懂令很多文学研究专业人士也望而生畏。这方面极端的例子当属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为了“清晰”地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德里达甚至认为在传统的词语中无法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观点,需要创造一个新词,这就是“*differance*”,有学者将其翻译成“延异”。除此之外,现象学文论、后殖民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文论、文化研究等理论都相当难懂。现代西方文论的艰深和晦涩有其特殊原因。一方面,各理论学派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某种现代哲学基础上的,这些哲学基础本身就极其艰深、难懂,这自然也导致了其学派的深度和难以理解。如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建立在语言哲学上,接受反应文论建立在阐释学上,等等。其次,文论创建者本身总是希望通过一整套崭新的观念语言来打破已经存在的文论,一味求新的观念也导致了新名词、新术语的艰深难懂。很多文学理论家甚至故意使用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词语,故意采用难以理解的叙述方式,这也受到来自国内外很多学者的批评。

二、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存在的问题

不得不承认,“西方文论以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开阔的学术视野、多样的角度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对中国本土理论

的创新起到了催生、推动和触发的正面作用”^[3]。然而,西方文论毕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其创立与发展、思维模式、应用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引进和运用这些理论的时候我们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20世纪西方文论的重大弊病之一在于其偏激性,这一点也是与排他性特征相联系的。毋庸置疑,20世纪西方文论能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自然有其合理性,然而每一理论流派都是侧重于自己特定的关注面,也必然有其局限性,理论应用本身的局限性本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万能的东西,文学理论同样如此。然而,各种理论都宣称自己的方法是惟一能够解决文学研究所有问题的方法,理论与理论之间互相贬斥。形式主义文论要打败传统的注重个人道德和社会环境的批评模式,解构主义要颠覆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要抛弃意识领域的研究而转向无意识领域,如此等等。各个理论流派都试图让自己的理论成为阐释文学的唯一的、最有效的、霸主的地位,它们之间拒绝合作和互补。

20世纪西方文论的偏激性不仅体现在各个流派之间互视的关系上,还体现在各个理论本身的言说方式上。20世纪西方文论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加独特性和有效性,往往将某种理论的作用极端化,这一方面有悖于严谨的学术精神,另一方面也使其失去了应用价值,甚至走向荒谬。精神分析文论将文学的创作动力简单地归为原始性冲动无疑是荒唐的。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著作与文学虚构作品之间没有任何界限,完全否定历史存在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解构主义消解文本的意义,甚至否认作者在创作中的主体、核心地位,导致了极端的虚无主义。这种偏激的理论言说方式有些是出于理论家本身的理论自恋造成的,有些则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故意采取的一种言说策略,对此我们在具体运用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态度。

除了在形式上的偏激性外,内容上的道德虚无主义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另一弊病。尽管20世纪西方文论由众多的思潮流派构成,在很多具

体问题上也分歧较大,然而从整体上看,它们几乎都有意无意地忽视文学的伦理道德功用。文学最根本的作用是提升人类的精神层次,升华人类的感情,为人类向着更真、更美、更善的方向发展而努力。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能够激荡读者的灵魂,引导读者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对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核心功能,20世纪西方文论几乎都持反对的态度。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为例子,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创作是基于作家的原始性冲动。作家无法抑制的本能性冲动无法在真实的生活中实现,便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进行彻底的发泄,不仅完全将作家的创作意图贬低为原始冲动,甚至用近乎荒唐的分析方法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事物意图,从而将文学作品中一切因素都与原始性冲动联系起来。在谈到这种僵化的批评模式的时候,张中载教授指出:“有批评家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哈姆莱特在为父报仇的关键时刻总是犹豫不决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他有恋母情结,而其叔父克劳迪厄斯则与哈姆莱特之母有奸情,并娶为妻子。因此,叔侄均有乱伦罪。倘若杀了克劳迪厄斯,哈姆莱特也该死”^[4]。这种完全无视文本内人物道德内涵和社会道德语境的分析无疑是荒谬的,也是毫无益处的。这种去道德化的批评模式几乎存在其他各个西方文论流派之中。新批评在文本的内部分析中,拒绝对作者的人格、作品的道德指涉做任何评价,认为那是毫无意义的研究,新历史主义则完全否认文学虚构文本对道德建构和散播的功能,解构主义更是公开宣扬一切意义尤其是道德训诫意义的非固定性和虚无性,等等。这些都使得20世纪西方文论走向了道德虚无主义,依据这些理论分析文学文本以及进行创作无疑会无视作品的道德内涵,忽视文学作品的道德使命,最终也会损害文学批评和创作。

三、结 语

正如有论者指出:“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结束了我国的文学理论自我封闭、自我窒息、自我

